

嗑瓜子的时候我在想什么

□ 德琨若鱼 (上海, 教师)



有我 30 年前乘绿皮火车经验的支持，“被封”前准备了 5 斤瓜子。

我乘坐火车最长时间是 67 小时，火车因机械故障静止在秦岭隧道里一个晚上，硬座车厢里人比空气占的空间多，我觉得我把对面男子呼出的气体全部吸入肺中了，内循环后排出，又被他人吸入，很想有个口罩。火车前行时车轨衔接处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最能催眠，原地不动反而睡不着。无聊时嗑瓜子，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。

丰子恺说：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消磨岁月的办法了。因其吃不厌；吃不饱；要剥壳。因为有壳，吃起来不便当，需要加工，这种加工更像一种游戏——“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。‘的，的’两响，两瓣壳的尖头便向

左右绽裂。然后用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，同时头也微微地一侧，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，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，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。”

瓜子分量微小、自带油脂香味，会引逗人不断要吃，是一种瘾。曾两次在晚自习时捉到嗑瓜子的男同学。一个胆子小，剥壳时没有声音，但油脂的芳香暴露了他；另一个胆子大，挑战晚自习规则，在加工时不仅发出“的，的”的声音，还有“格，啾”吐瓜子壳的声音。

嗑瓜子的时候我在想什么？我想起王大姐，她在我结婚时塞给我两百块贺礼，我还没有机会还礼，她就退休了，一个人住，不知她有没有菜吃。去电问候，“大米、酱油、腐乳都有，没事的，小曾，只要有米就有

办法”，王大姐坚决拒绝我为她买菜的请求，不肯把家里地址告诉我，不肯麻烦别人；我想起了家隔壁肉铺，为是否销售了母猪肉与团购群里众人辩论，某户晒出有乳头的带皮猪，要退货，称“不吃母猪肉”；有人辩论，公猪也有乳头，贴了一张八戒袒胸露乳的图画为证。吃猪肉引发了两个学术问题：母猪肉能不能吃？公猪有乳头吗？这家肉铺往我家门口“扔过”五次猪肉，三十斤，一开始感念他们在困难时候坚持提供服务；但当我发现猪肉已通过分解、重组转移到我腰间腹部时，胡思乱想两个问题：猪肉转化为人肉的百分比和速率？肉铺老板长得怎样，膀大腰圆吗？

瓜子嗑完了，解封了，路过钱大妈的店，发现里面没有大妈。

细节决定

□ 崔立 (上海, 公务员)



雨天去一家餐馆打包菜，前台服务员好不容易挂掉电话，我还没讲话，她冷冷地让我先扫场所码。点好餐，我需要等候，手上拿着雨伞和别的物品。饭点还没到，这家开放式的餐馆大部分位子都空着。我指了指靠门的一个空位，说，我可以坐下来等吗？那些椅子都有靠背，比旁侧等候区没有靠背的塑料方椅要舒服很多。因为天热，也因为戴口罩更闷得透不过气来，坐下来可以让我放松和放置手上的物品。

服务员一口回绝我，不行。面色依旧

冷漠。

我当即怒了，嗓门不禁拉大，“为什么不行？待会有客人来，我让座不就可以了？”我是来买东西的，不是来受气的，尤其这个服务员一直板着脸，给谁看呐？！

听到声音，另一个服务员跑了过来，说，对不起，是有什么事吗？

我把情况说了，并背过身擦拭了一把口罩里的汗水，再把手上的物品给提拉了下手，那个服务员迅速拿了两个马甲袋，一个帮我装了伞，另一个把我其他物品归拢，放进了马甲袋里。又说，您需要那种椅子

是吧？转身给我搬了张有靠背的椅子放在了等候区，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是防疫要求，只能委屈您在这边稍坐了，给您打包的菜很快就好。

她的短短几个动作，让我本来要迸发的怒火瞬间消失，无影无踪。

如果我是这家餐馆的老板，如果有其他合适的人，我会把那个前台服务员换掉。那另一个服务员，则可以做领班，甚至是经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接触到的社会面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越来越能发现细节所决定的成败。